

● 中国古典小说文库

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善本

济

公

全传

▲ 郭小亭 / 著

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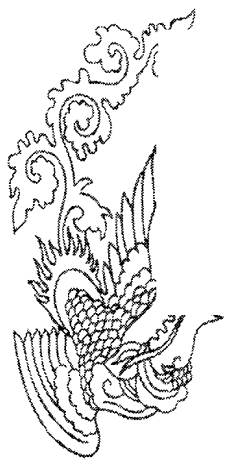
魔

小

说



济公全传



▲
郭小亭



第一百十七回

奉堂谕监新华云龙 听凶信二鬼闹法场

话说金面鬼焦亮、律令鬼何清二人商量好了，来到法场。一看，天光早些，差事还没出来。二人一瞧，对面有一个酒铺。二人掀帘子进去，一看酒饭座不少，跑堂的一看，这两个人都长得不俗；金面鬼焦亮，是紫壮帽，紫箭袖袍，系丝鸾带，薄底靴子，闪披宝蓝英雄大氅，上绣金牡丹花，面似淡金，粗眉大眼；律令鬼何清，是黄白脸膛，穿翠蓝褂，都是一表非俗。跑堂的赶紧腾了一张桌，让两个人坐下，要酒要菜。就听众酒饭座大家纷纷议论，说：“这个华云龙，在临安闹的地动天翻。在尼姑庵杀人，泰山楼杀人，秦相府盗玉燭凤冠。要不是济公和尚带人出去拿，这个样的江洋大盗，马快焉能办的了？”焦亮、何清一听，是和尚拿的，二人低声一商量：“今天先劫法场，把华二哥救了，然后咱们再找这个和尚把和尚杀了，给华二哥报仇。”正说着话，由外面进来一个穷和尚。大众有认得的就嚷。这个说：“济师父来了！”那个说：“圣僧来了！”和尚说：“众位别嚷，我就是拿华云龙的和尚，拿华云龙的就是我。有不服的，只管找我。”焦亮、何清一瞧，心里说：“原来就是这么个穷和尚拿的我们华二哥。今天我们先到达法场，然后跟这个和尚，看他往哪庙里去，晚上去杀他。”和尚瞧了一瞧，在这两个人的旁边坐下，也要了酒菜。工夫不大，就听外面瞧热闹人一阵大乱，说：“差事来了！”由北面一下车，两个官人搀着一个，头一个就是镇山豹田国本。都是绳缚二臂，背着招子。田国本很含糊说：“我在下叫田国本。阎王造就三更死，谁敢留人到五更。生有处，死有地。我乃堂堂正正，英

雄烈烈，轰轰豪杰，死而无惧。虽然身受国法，很不算什么。”第二个就是铁腿猿猴王通，口中直骂：“我姓王，名通。我也不是杀人凶犯，又非响马的强盗，但我只因替兄报仇，要杀知府杨再田。没杀成他，今天身受国法王章。我虽死，也是好朋友，死后我有阴魂，也把杨再田活捉活拿。”第三个是野鸡溜子刘昌。这小子垂头垂气，低着头心想：“无缘无故被华云龙牵连，不分首从，全都斩决，连自己此时灵魂都没有了。”第四个是邱成，第五个是杨庆，都比刘昌还强的。第六个是华云龙，自己谈笑自若，说：“众位瞧热闹人听真，在下我就是乾坤盗鼠华云龙。我自生以来，杀人也过了百了。我吃也吃过，我穿也穿过，大丈夫生而何欢，死而何惧？我今天身受国法，不过二十余年，又长成这样。头里众朋友都是我的挚友，应该活着一处为人，死了一处做鬼。众位比我年长，应当叫我们众位头里走。”众瞧热闹人，一阵大乱。这时酒铺里有爱贪热闹的，也往外跑。金面鬼焦亮、律令鬼何清听差事到了，二人伸手拉刀，吓的伙计往桌底下躲，就喊：“掌柜的救命！”焦亮刚把刀拉出来一举，何清尚未拉出刀来，和尚用手一指，一个“唵，敕令赫”，把这两人定住。和尚头里站着，这两人在后面比着不能动转。就听外面喊嚷：“好刀！”华云龙人头落地，瞧热闹人四散，和尚就往外走，说：“掌柜的，给我写上。”掌柜的说：“是了，济师父请罢。有你徒弟杨猛、陈孝留下话，你勿论钱多少，不跟你要。到三节跟杨太爷去要钱。”和尚说：“掌柜的，我跟你要点东西，给不给？”掌柜的说：“要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我要你们一个老倭瓜。”掌柜的说：“你拿罢。”和尚扛起一个倭瓜，出了酒铺，信口唱着山歌道：

堪叹人生不误空，迷花乱酒逞英雄。图劳到底还吾祖，
漏尽之时死现功。弄巧长如猫扑鼠，光阴恰似箭流行。倘
然使得精神尽，愿把尸身葬土中。仔细思想从头看，便是
南柯一梦中。急忙忙，西复东，乱丛丛，辱与荣，虚飘飘，

一气化作五更风，百年浑破梦牢笼。梦醒人何在？梦觉化无踪。说什么鸣仪凤，说什么入云龙，说什么三王业，说什么五霸功。说什么苏秦口辩，说什么项羽英雄。我这里站立不宁，坐卧魔生。睁开醉眼运穷通，看破了本来面，看破了自在容。看破了红尘滚滚，看破了天地始终。只等到五运皆空，那时间一性纵横。

和尚唱着歌往前走。焦亮、何清此时也能动了。自己尚不醒悟，要杀和尚。两个人给了酒饭帐，从后面跟出来。和尚一直来到灵隐寺门首，门头僧说：“老济回来了。”和尚说：“辛苦众位。”和尚来到门首不往里走，和尚说：“我在大雄宝殿西跨院西房由北头数头一间，我在那屋里住，谁要打算和尚，勒死和尚，就到那屋里去。”门头僧说：“你这是个半疯，谁跟你有那么大仇。”和尚说：“反正你们两人心里明白。”焦亮、何清一听，暗想这可活该，晚上省的我们找寻。二人见和尚进了庙，二人找了一座酒馆，吃完了酒，找了一座店。等到天交二鼓，两人把夜行衣换上，皂缎色软帕包巾，身穿三叉通口夜行衣，周身扣好了骨钮寸绊，头前带好了百宝囊，里面有千里火自明灯钥匙，一切应用的东西。皂缎子兜裆裤，蓝缎子袜子，打花绷腿，倒纳千层底趂鞋，把刀插在软皮鞘内。二人出来，施展飞檐走壁，直奔灵隐寺。来到庙中，找到西跨院一看，各屋里全都睡了，惟有北头那一间西房有灯光。二人来到窗外，把窗纸舔破一看，只见屋中一张床，一张桌子，屋里什么也没有。墙上有一个黄磁碗，半碗油，棉花沾点着。庙里有规矩，每人晚上管油的只给两羹匙油，今天济公要加多，管油的不给，和尚说：“我没在庙里有好几个月，你按天包给我。”管油的没法，多添了两羹匙油。见和尚手拿酒瓶。自言自语说：“生有处，死有地。我昨天晚上就没做好梦，梦见脑袋掉下来，今天就许有贼崽子来杀我。”焦亮、何清还不介意，少时见和尚枕着倭瓜睡了，焦亮说：“我杀他，你给巡风。”何清点头。焦

亮刚要开门，就听和尚说：“好东西，好大胆量。”焦亮吓了一跳。又听和尚说：“你要咬我呀，好大老鼠。”焦亮一听，和尚说老鼠呢。等了半天，听和尚睡着了，焦亮又刚要开门，就听和尚说：“好东西，你可真找死，打算要害我呀。”焦亮吓的心里乱跳。又听和尚说：“好大个蝎子，亏得我没睡着。要睡着了，可了不得。”焦亮一听，心说：“真是这么巧。”无奈又等到天交三鼓。听和尚呼声震耳，焦亮进了屋中。见灯昏昏惨惨，先把灯吹了，把包袱油纸往地下一铺，伸手摸着短头发，手起刀落，竟把脑袋砍下来，搁在包袱包好，同何清这才上房回店。焦亮说：“咱们去找杨明去，跟他讲讲理。华云龙跟三十六友结拜，是杨明撒绿林帖，传绿林箭，他的引见。现在华云龙在临安犯罪，他为何不管？”何清说：“也好。”二人这才起身。两人在道路之上，饥餐渴饮，晓行夜宿，这天到江西玉山县凤凰岭如意村，到了威镇八方杨明的门首，金面鬼焦亮、律令鬼何清，抬头一看，二人呀了一声，忽然想起事来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八回

提首级寻找杨明 见魔怪二人遇害

话说焦亮、何清二人来到杨明门首，见门前悬挂灯彩。焦亮忽然想来说：“何贤弟，今天你我来巧了，今天是杨老伯母的生日，我还忘了呢，今天正应当来拜寿。”何清说：“对。”二人来到门首，家人一瞧说：“原来是焦大爷、何大爷，你快进去罢。厅房人不少呢，只等你们二位了。”焦亮、何清来里面一看，人真正不少，有追云燕子姚殿光，过度流星雷天化，千里腿杨顺，千里独行杨得瑞，飞天鬼石成瑞，飞天火祖秦元亮，立地瘟神马兆熊，金毛海马孙得亮，火眼江猪孙得明，水夜叉韩龙，浪里钻韩庆，铁面夜叉马静，摘星步斗戴瑞，顺水推舟陶仁，登平渡水陶芳，踏雪无痕柳瑞，一千众人，都在这里，见金面鬼焦亮、律令鬼何清二人进来，大众齐站起来谦让，彼此行礼。杨明说：“二位贤弟来了，我想着怕你两个人来不了，还真没忘了。”焦亮说：“你二人先给老太太拜寿去。”杨明说：“二位贤弟来到就是了，先喝酒，少时我替你二人说到就是了。”焦亮、何清二人坐下。杨明说：“今天我们三十六友，不能齐了。有死的，有出外的，有不知去向的，总得短几位。”众人说：“那是自然。”飞天鬼石成瑞就问焦亮二人从哪来。焦亮说：“由京都。”石成瑞说：“京都可有什么新闻？”焦亮说：“有新闻，杀华云龙。”杨明一听说：“谢天谢地。”焦亮说：“杨大哥，华云龙是你的引见，跟三十六龙结拜，他不好，你应当管他，现在他死在临安，身受国法，你怎么倒说谢天谢地？”杨明说：“焦贤弟，你知道华云龙所作所为不知道？”焦亮说：“不知。”杨明就把华云龙大闹临安，乌竹庵因奸不允杀死

贞节烈妇，泰山楼杀人，秦相府盗玉镯凤冠，赵家楼怎么采花，大柳林怎么镖伤三友，怎么夜入蓬莱观，后又镖伤三友的话，从头至尾一说。秦元亮、马兆熊听见提华云龙，恨不能生食华云龙之肉。焦亮、何清一听，说：“了不得，我二人做错了事了。”杨明说：“你二人做错了什么事？”焦亮说：“大哥可知道济颠僧？”杨明说：“知道。”焦亮说：“我二人不知细情，替华云龙报仇，把和尚杀了。”杨明一听说：“济公那是活佛，你怎么配杀得了？”焦亮说：“你不信，人头在包袱包着带来了。”杨明说：“你打开我瞧瞧。”焦亮立刻打开一看，就愣了，原来是半个老倭瓜。上面有四句话，写的是：

可笑焦亮与何清，误把倭瓜当我僧。二人勉强行此事，
难免当下有灾星。

众人一看，哄堂大笑。马静说：“济公乃是活佛，在我家毗卢寺捉过妖，你们如何杀得了！济公说的话，准得应验，说你二人有灾，你二人还得赶紧躲避。”焦亮说：“我二人回家躲几天，然后到灵隐寺找圣僧，给他老人家赔不是。”大众说：“言之有理。”众人在杨明家热闹了两天，过了寿日，众人告辞，各分南北东西。且说马静同焦亮、何清，一同奔小月屯。这天来到小月屯，有日色西斜之时，见小月屯里家家关门闭户，街上问一个人都没有，素常不是这个样子，马静说：“这是怎么了？莫非有什么缘故？”三个人来到马静家门前一叫，门里面何氏娘子出来问：“谁呀？”马静说：“我。”何氏一听，把门开开道：“你可回来了，小月屯住不得了！可了不得了！”说着话，来到里面。马静就问：“怎么了？”何氏说：“由你走后，一天到晚到初鼓以后，由西来一阵风，也不知是妖、是怪、是鬼，喊喊淘淘，冲谁家门口一笑，第二天准死人。今天第七天，倒了六家，死了六个人了，西边本家马大爷死了，第二天隔壁李大爷死了，东家吓的到晚半天，就不敢出来，连铺户都上店门不敢开了。”马静说：

“哪有的事，我就不信；在外面行侠做义，老没遇见过鬼，晚上我等他。”焦亮说：“对。晚上也不管他是什么，咱们拿刀斩他。”马静说：“你二人不要胡闹。”何清说：“不要紧。”三个人说着话，吃完了晚饭。天有初鼓后，就听由正西来了一阵风，刮得人毛骨悚然。何清、焦亮二人拿刀往外就跑。只见由正西来了一团白气，其形有一丈多，也瞧不出是什么来。焦亮、何清一声喊嚷：“好大胆妖怪，待我二人结果你的性命。”说罢，摆刀就剁。这股白气，照两个人一扑，两人跑回院中，躺在地下，人事不知，昏迷不醒。这个东西，冲马静对门一笑走了。马静见这两个人躺在院中，叫之不应，唤之不语，如死人一般。天光亮了，听对门街坊哭起来，当家人刘二爷死了。门口烧引魂车，马静正在着急，听外面叫门，马静出来一看，是雷鸣、陈亮。马静说：“二位贤弟，从哪来？”雷鸣、陈亮说：“我二人由曲州府上杨大哥家去，济公拿华云龙之时，我二人正在曲州府，我二人到杨大哥家去，听说焦亮、何清得罪了济公。杨大哥叫我二人来陪焦亮、何清，到临安给济公赔不是去。”马静说：“二位贤弟来此甚巧。焦亮、何清被妖怪给扑了。二位贤弟辛苦一趟把济公请来，一则搭救这方人，二则求他老人家慈悲慈悲，救焦亮、何清。”雷鸣说：“怎么回事？”马静把二人让到里面，就把闹喊喊掏掏之故，从头至尾一说。雷鸣、陈亮听明白，见焦亮、何清果然死人一般，这才告辞。从马静家出来，顺大路够奔临安城。书中交代，和尚自拿了华云龙、众贼出斩之后，就在庙里住着，没事，出去找本处几个徒弟来吃酒盘桓。这天来了一个老道，到庙里找济公。门头僧一瞧，这个老道，身高八尺，头戴青缎九梁道冠，身穿蓝缎子道袍，腰系杏黄丝绦，白袜云鞋地，背后背着一口宝剑，绿鲨鱼皮鞘，钢什件黄绒鼻子，手拿蝇拂，面似淡金，长眉朗目，高鼻穗梁，四字口，三绺黑胡须，飘洒胸前，真正是太白李金星降世，一表非俗。这个老道，原是四明山玄妙观出家，姓孙，叫道全，乃是褚道缘的大师兄。因褚道缘前者回庙病了，加气伤寒。孙道全去瞧他，问：“师弟什么

病？”褚道缘说：“是济颠和尚气的。”就把前番事一说，孙道全说：“不管紧，我去找济颠，把他杀了给你报仇。褚道缘说：“师兄当真敢去，我病就好了。”孙道全说：“这就是。”当时孙道全起身，这天正来到临安，住在钱塘门店里。次日来到灵隐寺，一问门头僧，济颠可在庙内，门头僧说：“你找济颠，不知他出去了没有。他要出去，可不定三天五日，一月半月才回来。要在庙内，少时他必出来。等有人出来问问。”老道等着少时，只见由里面出来一个穷和尚，破僧衣，短袖缺领，僧帽在左边腰里掖着。老道说：“你可是济颠？”和尚说：“不是。我们师兄弟四个，胡颠，乱颠，混颠，济颠。我叫胡颠。”老道说：“你把济颠叫出来。”和尚说：“我喝酒你给钱，我就给你叫去。”老道抓给和尚两把钱。和尚进去，等候工夫大了，好容易又见穷和尚由里面出来。老道说：“你给叫济颠，怎么不出来？”和尚说：“我不知道，你认错了人罢，我叫混颠，你瞧我帽子在哪掖着。”老道一瞧，帽子在头前掖着。老道说：“你不是胡颠。”和尚说：“我不是的，胡颠是我大师兄，他喝了酒就睡。”老道说：“混颠，你把济颠叫来。”和尚说：“我不能白给你跑，你得请我喝酒。”老道又给了两把钱。和尚进去，直等到日色西斜，只见里面出来一个穷和尚。老道也认不准了，说：“你是胡颠是混颠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叫乱颠。你找谁？”老道说：“我找济颠。”和尚说：“我给你叫去，你请我喝酒。”老道说：“你不是混颠么？”和尚说：“你不瞧我帽子。”老道一瞧，帽子在后头掖着。又给了两把钱。直等到天黑，也没人出来，老道赌气回了店。今天又来，堵着庙门骂济颠。正骂着，雷鸣、陈亮来了。雷鸣说：“杂毛你怎么骂我师父？”老道一听说：“你是济颠的徒弟。”雷鸣说：“是呀。”老道说：“好。我找不着济颠，就是你罢。”用手一指，用定神法把雷鸣、陈亮定住。老道伸手拉宝剑，要结果二位英雄性命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九回

报弟仇灵隐访济公 搬运法移钱济孝妇

话说孙道全拉宝剑，正要杀雷鸣、陈亮，就听庙里一声喊嚷：“哈哈。好杂毛，休要欺负我徒弟，待我来跟你分个高低上下。”老道一瞧，由庙中出来一个穷和尚：破僧衣，短袖缺领，腰系绒绦，疙里疙瘩，头发有二寸多长，一脸油泥，光着两只脚，穿着两只草鞋，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倒像鬼。老道说：“你是济颠？”和尚说：“正是，然也！你别欺辱我徒弟。冤各有头，债各有主。”和尚把雷鸣、陈亮定神法撤了。雷鸣、陈亮说：“师父，我二人由小月屯来找你来了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二人不用说，我都知道，你两个人头里走，我跟老道说句话，我随后就到。”和尚说：“老道，咱们两个人，找没人地方说去。”老道说：“甚好。”和尚头里走，老道随后跟着，展眼之际，和尚没了。老道遍找，找不着了。自己无奈，只好回店罢。老道又一想，盘费用尽了，想法子弄点钱，好吃饭住店，再访查和尚。老道就在街上，买了二斤切糕回到店中，把枣儿豆子都挖了去，把切糕团成丸子，用飞金贴成衣子，用药一熏，把丸子带在兜囊。老道来到钱塘关，找地方赁了一张桌子，他说舍药，桌子用一天一百钱，讲明白了。老道拿着一个木头盒，就在这里一站，口中念道：“贫道乃梅花山梅花岭梅花道人是也。正在洞中打坐，心血来潮，我掐指一算，知道这方有难，贫道脚踏祥云，来至此处，舍药济人。众位要求方，勿论多少钱，搁在我这盒里，我会给把药取来。”老道一念，就有许多人围上。内中有好事人拿二百钱，往老道这盒子一搁，老道把盒盖一盖，老道用手指一指，口念：“无量佛。”把盒子打开一

瞧，钱没有了，一粒药在盒里。老道说：“众位看见了，这药是太上老君赐的，能治诸虚百损，七劳七伤，妇人胎前产后，男人五积六聚，勿论男女大小，诸般杂症百病，一吃就好了。把药拿回去，用阴阳瓦焙了，用红糖冲服。”大众一瞧，钱搁在盒里就没了，药就来了，真是神仙稀奇之事。凡世上人，都是少所见多所怪。老道这是换数，他是搬运法，能把钱换在腰里去，把药换在盒里来。大众瞧着一新鲜，这个也要讨，那个也要讨。老道说：“众位别瞧我这盒子小，能装得三山五岳，大众等不信，拿钱试试。搁一吊也没了，搁八百也没了。”老道正在诓钱舍药，高兴之际，那边和尚来了。和尚远远一瞧，心里说：“好杂毛老道，又在这里诓人家的资财呢。拿切糕丸换钱。”和尚远远瞧明白，见眼前地下铺着一张毛头纸。上写告白：

四方仁人君子得知：小妇人张门吴氏，丈夫贸易在外，我家中婆娘病故，衣衾棺槨抬葬，手无分文，万出无奈，只得叩求四方仁人君子，施恻隐之心，量力帮助。众人扶凑，聚少成多，俾得将婆母可埋葬，以免尸骸暴露。殁存均感大德也。

和尚来到近前一瞧，许多人围着看，并无一人给钱的。和尚说：“你们有钱给她几百，也是好事。”旁边有一个人，扛着五百吊，说：“和尚，你别说便宜话，你给他几百，我就给他几百。”和尚说：“我给他，你敢和我比着给么？”这个人说：“就凭你这么样穷和尚，我不敢跟你比？我给他一吊。”和尚说：“我也给一吊。”和尚由兜囊一掏，口念：“唵。敕令赫。”掏出五把钱，约一吊多，给了那妇人。那人说：“我再给五百。”和尚又一掏兜囊，口念：“唵。敕令赫。”掏出三百来，和尚又一掏，掏出二百来。这串钱是大黄铜钱，拿红丝穿着，和尚也掏出来。旁边有一个人瞧见，“呦”了一声。旁边这个

人，书中交代，姓张，叫张大。他因为手麻木，拿着二百文黄铜钱，今天同着他一个拜弟李二，两个人出来闲游。张大要出恭，把这二百钱交给李二拿着。李二见老道舍药真奇怪，他要讨药，又没有钱，就把这二百钱搁在老道盒里，讨了一粒药。张大出完了恭，一问钱，李二说我给老道了，讨了一粒药，回家我再还你。张大说：“花了花了罢。”二人又来到这里瞧热闹。见和尚舍钱，一掏把这串钱掏出来。张大他认识这串钱是他的，就问：“李二，怎么这串钱，跑到和尚腰里去了。”李二说：“真怪。”这两个人又跑来到老道这里，瞧见有一个人，拿着五百钱讨药，把钱放在盒里，老道一念无量佛，钱没了。这两个人赶到这边来，来瞧神仙传道。见和尚一伸手：“唵。敕令赫。”掏出五百来，果是老道方才讨药的那五百。这两个人正事也不办了，又跑回老道这边来。又见有一个人讨药，八百钱，老道搁在盒里，老道一掀盒没了。这两个人赶紧跑回和尚这边来，又一瞧，和尚一伸手：“唵。敕令赫。”果然在腰内又掏出八百来。惟有这些众人，也不知道这两个人来回跑什么。直到天晚，老道一想：“钱也诨的不少了，该回去了。”老道说：“众位明天见罢，我山人今天不施舍了。”大众全散了。老道伸手一摸，钱兜内一个铜钱都没有了。老道一愕，说：“怪呀！”张大、李二两个人一笑说：“没了。”老道说：“好呀，必是你两个人拿了去。”张大说：“我们又没到你跟前去，怎么我们拿了去？”老道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没了。”张大、李二说：“我们两个人瞧了半天了。你的钱都给一个穷和尚舍了棺材钱。你这里进五百，那边和尚掏出五百来。”老道说：“和尚在哪里？”张大说：“就在那边。”老道一想：“这必是济颠，我找他跟他拼命。”老道刚要走，旁边过来一个人说：“道爷别走，给赁桌子钱。”老道说：“我一个钱都没有了。”那人说：“那可不行。你把蝇刷留下做押帐罢，我给你押在对门纸铺里，明天拿一百钱来取蝇刷。”老道无法，把绳刷留下，气得须眉皆竖，要找和尚一死相拼，急得再找和尚，踪迹已不见。书中交代，和尚用搬运法，把老道的钱，都搬运完了，都施舍给了这

妇人。连别人给的，凑了有二十多吊钱。和尚说：“大娘子，你把钱拿回去买口棺木，先把你婆母成殓起来。你丈夫不过半个月，也就回来了。”张吴氏给和尚磕了一个头，竟自去了。和尚这才往前走，抬头一看，一股怒气直冲霄汉。和尚口念：“阿弥陀佛！这件事，焉有不管之理？我和尚一事不了，又接上一事。”说着话，和尚抬头一看，见路西里酒铺新开张，字号“双义楼”。门口满挂花红，高搭席棚。都是红呢红绸子，钉着金字，有众亲友送的“财源茂盛，利达三江”、“如日之升，如月之恒”吉庆话。和尚掀帘子进去一看，坐满，拥挤不动，一点地方没有。为什么酒饭座会这样多呢？只因贪贱吃穷人。今天新开张，减价一半，一百二的菜，卖六十；二百四的菜，卖一百二；故此都来吃饭。和尚一瞧没地方，有一个胖子刚来，他一个人坐着，把腿搁在板凳上，一人坐两人的地方。和尚过去也不言语，就坐在胖子腿上。这胖子说：“和尚你不硌的慌。”和尚说：“我觉得很柔软，不硌的慌。”跑堂的赶紧过来说：“二位对着坐。”胖子无奈，把腿拿下去，和尚坐下了。伙计说：“大师父要菜，可得候候，这位胖爷也是刚来，要了一个南煎丸子，还得等着呢。”和尚说：“不忙，我也要一个南煎丸子，你先给我壶酒，我喝着，菜哪里来哪时吃。”伙计说：“就是罢。”要了一壶酒，和尚喝着。少时端了丸子上来，乃是胖子先要的。伙计刚往桌上一搁，和尚就是一把抓了一个丸子，往嘴里就塞。伙计说：“这是胖爷先说的，不是你的。”和尚说：“他要的给他。”由嘴里吐出来，连痰带吐沫搁在盘子里。胖子一瞧，说：“我不要了。”伙计说：“胖爷不用着急，我再给你要。”少时又给端来，伙计说：“这个丸子才应当是和尚要的哪。”和尚说：“这是我的我吃。”又抓了一把。胖子赌气，躲开和尚，在别的桌上另要去。和尚吃完了两盘丸子，叫伙计算帐。罗汉爷施展佛法，大显神通，要戏耍掌柜的。焉想到又勾出一场人命是非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二十回

双义楼匪棍讹人 借还魂戏耍老道

话说济公在双义楼吃完了酒饭，叫跑堂的算帐。跑堂的一算，说：“一共七百二十文。”和尚说：“不多。外加八十给八百罢。”伙计说：“大师父，谢谢。”和尚说：“给我写上帐。”伙计说：“那可不行。今天新开张，一概不赊，减价一半，俱要现钱。”和尚说：“你敢不写帐，咱们是一场官司。”伙计一听这话，自己一想：“我何必跟他费话，我告诉掌柜的，随他意赊不赊。”想罢，伙计来到柜上说：“掌柜的，那位大师父吃了八百钱，要写帐，他说不给他写帐，要打官司。”掌柜的抬头一看，见和尚穷苦不堪。掌柜的说：“伙计，你不用跟和尚争竞，他是个穷人，我由困苦间过来，我知识穷人的难处，我告诉他，给他写上。”伙计过去说：“大师父，我们掌柜说，给你写上了。”和尚说：“要写写两吊，找给我一吊二百钱，我带着零花。我出来没带零钱。”伙计一听，说：“掌柜的，听见没有？”掌柜的叹了一口气说：“昨天我还没饭吃，今天我开了这座铺子，做了好几万银子的买卖，还总算上天有眼，今天我总算大喜庆的日子了，也罢，和尚是个出家人，我给了一吊二百钱，我告诉大师父说，只当我舍在庙里了。”伙计立刻把一吊二百钱，给和尚拿过来。和尚说：“再给我要一壶酒，要一个菜。”伙计说：“你不是吃完了再找呀。”伙计又给要了酒菜，和尚又喝了。旁边酒饭座，就有无知的人，见和尚吃完了找钱，不找要打官司，掌柜的找给他，必是怕打官司，这两个人吃完了，叫伙计一算，吃了两吊，要找三吊，一共写五吊，掌柜的也给找了。俗话说得不错，善门难开，善门难闭。旁边又有三个

人，吃了三吊五。给四吊，要写十吊，找六吊。掌柜的一听可恼了，当时说：“众位，我开这个铺子，我说昨天没饭吃，今天做了几万银子的买卖，我可不是明火路劫，偷来抢来的银子，也不是挖着银矿。方才和尚找钱，我知道穷人的难处，再说他是出家人，我只当施舍了。众位倒跟和尚学，吃两吊找三吊。我想都是老街旧邻，很不好意思，到咱们这个小铺子来，说吃四吊，要找六吊。恐怕别处也不能这么找法吗！我可不是怕打官司，我是穷人出身，在这方也不是一年半年，众位别欺负我，我可不叫人欺负。哪位要找，可趁早说话。”这众人一听，全都愣了。正在这番光景，一掀帘子，进来一个人，说：“掌柜的，该我二百银子，还不给我吗？”掌柜的一瞧，这个人歪着帽子，闪披着大髦，五十多岁，黄脸膛，两道短眉毛，一双小圆眼，鹰鼻子，裂腮额，微有几根黄胡子，上头七根，下八根，这人姓姚，名变，字荒山，素常就在外面讹人，无事生非，今天听说双义楼掌柜的怕打官司，吃饭倒找钱，这姚荒山想要来讹掌柜的。一进门就说：“掌柜的，该我二百银子，还不该给我么。”掌柜的一听，气往上撞。过来照定姚荒山，就是一个嘴巴。焉想到这一嘴巴使姚荒山翻身栽倒，绝命身亡。众酒饭座一阵大乱。书中交代，这位掌柜的，本姓李，名叫李兴，当年在酒饭馆跑堂。人也勤俭，又正在年轻力壮，很安本分，做了几年买卖，手中存有几百吊钱。就有人见他有钱说：“李兴，你为何不说个亲事，也可以生儿养女。”李兴说：“我倒打算安家，没人给说。”立刻就有人给提亲，是寡妇老太太有个姑娘，一说就说妥了。择日迎娶过门。娶过来，岳母无人照管，也就跟着他，又过了两年，生养了两个孩子，未免他一个人一份手艺，家内四口人吃饭，所进不敷所出。偏巧有一位饭座姓赵，是财产，见李兴很和气，被家所累，赵老头就问：“李兴，你一个人手艺，家里够过的么？”李兴说：“不够。有什么法子？”赵老头说：“我成全成全你。你找一地方，我给你五百银子，你自己开一个小饭馆。好不好？”李兴深为愿意，一想做买卖，比做手艺强的多了。自

己就在钱塘门外，开了一座小酒铺，五百银子成本。偏巧时运不济，买卖作赔本了。赵老头一看，买卖是不行了。这天说：“李兴。你倒不必为难。买卖做赔了，我也不要了，我送给你自己支持去罢。再弄好了，我也不要了，你关门我也不管。”李兴也无法，自己把伙计都散了，就剩了一个小伙计，李兴自己掌灶，后院带住家，一天一天对付着。这天忽然来了几个人，骑着马来到门首下马，就问：“掌柜的，有清净地方没有？”李兴说：“有。”这几个人下马，少时来了几顶轿子，众人下轿进来，都是衣帽鲜明，很阔，当时要酒要菜，带着天平，秤的都是十两一个的马蹄金，这个分三百两，那个分二百两，分完了，也没吃多少东西，说：“借掌柜的光，掌柜的忙了半天，给你五两银子罢。”李兴说：“谢谢众位大爷。”众人走了，李兴一想，正没有钱，有这五两银子，可以多买点货，支持几天。自己一擦抹桌案，一瞧桌上有个银幅子。李兴一瞧，里面有十两一锭、二十锭马蹄金，是方才人家忘下的。李兴拿到里面去。他妻子王氏问：“什么？”李兴说：“饭座落下的二十锭黄金。”王氏一看说：“这可是财神爷叫咱们发财！你快买香祭祭财神爷。”李兴说：“做什么呀？这算咱们的了？我要留下，准得把我折磨死，谁找来，趁早给谁。”王氏一听说：“你穷的这个样，偷还偷不到手，捡着还给人家，那可不行！”李兴说：“由不了你，收起来，谁找来给谁。”夫妻为这件事，拌起嘴来。头一天也没人来找，次日天有正午，由外面进来一个骑马的，是长随的打扮，下马进来问：“掌柜的，昨天我们管家大人在这吃饭，有个银幅子，落在这里没有？我们大人叫我来问问。”李兴说：“谁丢的什么东西，你说我听。”这位二爷说：“昨天在这里吃饭，那是秦相府四位管家大人。因为给相爷置坟地，剩了一千二百两黄金。大都管秦安，二都管秦顺，三都管秦志，四都管秦明，每人分二百两。给里头丫头婆子分二百两。大众三爷们分二百两。昨天回去，短了一份，是个蓝绸银幅子，十两一锭，里面有二十锭黄金。管家大人叫我问问，落在这里没有。”李兴忙到里面，拿出来说：“你